

太上感應編註

漢術士魏伯陽著參同契荀爽虞翻干寶諸儒采以注
易後之言易者未能或之先也蓋魏晉以前道家之學
未嘗不原本聖人唯是聖人贊化育以天地萬物爲坎
離術士鍊精魄以一身爲坎離爲較異耳然玉鈴經言
求仙者必以忠孝友悌仁信爲本故宋藝文志及道藏
皆有太上感應篇一卷卽抱朴子所述漢世道戒皆君
子持已立身之學其中如三台北斗司命竈神之屬證
諸經傳無不契合勸善之書稱爲最古自此以下無譏
焉雍正之初先慈抱病不肖棟日夜嘗藥又禱於神發

願注感應篇以祈母疾天誘其衷母疾有閒因念此書
感應之速欲公諸同好而未果余友楊君石漁見之歎
曰此書得此注不唯可以勸善且使後世道家知魏晉
以前求仙之本初未嘗有悖於聖人反而求之忠孝友
悌仁信之間而致力焉是亦聖人之徒也其諸君子亦
有樂於是歟旣鈔諸版而仍問序於余余嘉楊君之好
善因述注書之由趣而爲之序乾隆十四年冬日惠棟
序

太上感應篇詞理質奧羅列善惡影響之徵可謂微顯
闡幽洵三代以上之真言也憶予兄弟少時先大夫每
日課誦是書卽以教諸子每獲注本必令講貫其恂恂
規矩不敢放佚者于是編有得力焉然各注多以果報
警世徵引不盡雅馴聰穎多聞之士則目笑而閣皮之
曰此豈爲我輩說法耶不知其損于身心者多矣茲得
定宇惠先生注本惠君博雅不媿經神乃援據經史諸
子原原本本如讀龍威異書足以息夸士之喙而折詖
淫之心矣予謂教子弟者當與家訓蒙求並授可以廣

拓見聞濬培心地其益不小兄子錫庚請轉梓之余嘉
而序之以爲嗜學而脩德者勸嘉慶三年歲次戊午四
月二十一日芒種節大興朱珪識於皖江節署之存得
齋

太玄感應篇注卷上

東吳 惠棟 撰

太上者最上之稱春秋正義曲禮曰太上貴德春秋傳曰

太上以德撫民又云太上有立德經傳言太上者皆

謂五帝以前上聖之人真誥甄命授曰太上者道之

子孫審道之本洞道之根是以為上清真人為老君

之師陶宏景注云此即謂太上高聖玉晨大道君也為太極左真人中央黃老君之師又云

昔太上以德教老子是以老子道經云太上下知有

之顧懽堂誥堂誥四卷即老子義疏以為太古上德之人是也

是書乃修真者述太上之旨而為之當在玉鈔經易

內戒赤松子經河圖記命符諸書中皆晉以前書而抱朴子所述

此篇言道戒尤關日用尚德者用茲無悔乃君子之

光易背義者以此思憂禮實小人之福易是以昔人

表而出之名之曰感應夫倡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

有不全者矣故必慎所以感之者新有感必有應自

然之道也

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春秋傳閔子馬之言無門言同一門出入也

虞仲翔注易以坤為鬼禍乾為神福乾神坤鬼神是為福鬼為禍

知禍屬陰福屬陽陽為善陰為惡故禍福以類相從

字皆從示示神事也說文天者神穀梁然則禍福皆天也

而不知轉移之者人也福兮禍伏老子禍與福鄰荀子吉

凶同域憂喜聚門鶡冠子降之者天召之者人禍重于

地福輕于羽羽叶有韓非子福不及禍來連我韓非子自作難

活天作猶可

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此言感應之理也影者形動所生

虎嘯而谷風起龍興而景雲屬擊庭鐘于外而黃鐘

應于內物類之相感精神之相應若響之應聲影之

象形劉向新序吉凶之於善惡亦猶是也作善降之百祥

作不善降之百殃書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

家必有餘殃易聖人之言感應禍福速哉漢書

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算減

則貧耗多逢憂患

抱朴子案易內戒及赤松子經及河圖記命符皆云

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算算減則

人貧耗疾病屢逢憂患算盡則人死又對俗篇云上

天司命之神察人過惡其行惡事大者司命奪紀小

過奪算合二文觀之司過卽司命之屬也是以禮記
祭法曰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
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鄭康成注云小神居人之間
司察小過作譴告者七祀皆主察小過故總謂之司
過其或謂之司命者七祀首司命故也

人皆惡之

惡去聲

下流乃君子弗居多言爲詩人所畏玷汝南之月旦

許劭

先注難除

六朝赦令並云洗除先注蓋當日鄉論清議必先有記注之目也

殊

洛邑之井疆

書

終身不齒

禮

豈非三代之直道尙在

于斯民四凶之不才載謠于人口乎

范蔚宗贊

刑禍隨之

官刑鬼禍

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

莊子宵人之

行事夫各有所當矣兵在其頸焉避害也

左傳天奪之

魄孰逃威也

左傳

吉慶避之

易道以乾為善為祥為福為祿坤為喪為惡為殺為

亂

仲翔注易

聖人贊易扶陽抑陰以陽為君子以陰為小

人積惡之徒與陰同類故吉慶避之陽稱吉稱慶也

仲翔注易云陽吉陰凶又云陽稱慶也

惡星災之

歲在豕韋萋宏識蔡侯之禍星出婺女神竈知晉國

之凶

春秋類對賦

蓋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漢書惟天時

與人事相參斯六賊與五殘並會

六賊五殘皆星名

德之不

脩禳之何益終逮於喪亡而已

算盡則死

抱朴子曰凡人之受命得壽自有本數所稟本多則紀算難盡而遲死若所稟本少而所犯者多則紀算

速盡而早斃是則占平公之疾無過十年驗伯有之

亡不能五稔國語左傳算之盡也何日有之

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算

武陵太守星傳曰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中台司

中下台司祿周禮疏案天官書文昌宮第四星曰司命

五曰司中六曰司祿是司命即三台三台即文昌也

祭法王立七祀一曰司命皇侃禮疏侃六朝人以為文昌

弟四星非也司命有二楚詞有大司命少司命七祀

之司命乃少司命也在虛北見星經封禪書荆巫祠司

命漢律祠祗司命皆謂少司命也

別詳下注

其大司命乃

文昌第四星卽星傳之上台矣張君房雲笈七籤曰
北斗九星第五丹元星天之北斗君主命籙籍上總
九天諸錄中統鬼神簿目下領學真兆民命籍諸天
諸地無不總統陶宏景真誥曰鬼官北斗君乃是北
斗之考官此鬼一官又隸九星之精上屬北辰玉君
耳又云鬼官別有北斗君以司生殺蓋上天北斗有
所司察故鬼官亦置此職是北斗神君亦有二也竊
謂顏超所遇斗君亦鬼官所置者非必天上星辰也

事載搜神記

漢趙壹謝友人書曰收之于斗極還之于司

命則三台北斗之說其來久矣

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

太上三尸中經曰人之腹中各有三尸九蟲爲人大害常以庚申之日上造天帝以記人之造罪分豪錄奏欲絕人生籍滅人祿命令人速死上尸名彭倨在人頭中二尸名彭質在人腹中下尸名彭矯在人足中玉樞經注云上尸名青姑中尸名白姑下尸名血姑抱朴子案易內戒等書言身中有三尸三尸之爲

物雖無形而實魂靈鬼神之屬也欲使人早死此尸
當得作鬼自放縱遊行饗人祭酬是以每到庚申之
日輒上天白司命道人所爲過失

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

真誥協昌期曰凡庚申之日是尸鬼競亂精神躁穢
之日也不可與夫妻同席及言語面會當清齋不寢
警備其日遺諸可欲太上律科曰庚申日北帝開諸
罪門通諸鬼神訴訟羣魔併集以司天下兆人及諸
異類善惡之業隨其功過多少賞勞謫過毫分不遺

月晦之日竈神亦然

淮南子萬畢術曰

萬畢人姓名見龜策列傳蓋八公之輩有術一卷漢涿郡高誘所注

見淮南外篇今亡

竈神晦日歸天白人罪

御覽

陸龜蒙祀竈解

曰竈鬼以時錄人功過上白於天當祀之以祈福祥

封禪書李少君以祠竈見上如淳曰祠竈可以致福孫子嚴祭竈請比鄰陰子方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

因以黃羊祀之段成式酉陽雜俎曰竈神名隗又姓張名單

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洽

察一作祭洽一作治

常以月晦

日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小者奪算故為天帝督

使下為地精己丑日日出卯時上天禺中下行署此

日祭得福其屬神有天帝嬌孫天帝大夫天帝都尉

天帝長兄硯上童子突上紫官君太和君玉池夫人

等一曰竈神名壤子也襍五行書曰竈神名禪禪單字相

通蓋禪讀為單莊子曰竈有髻司馬彪曰髻竈神也李軌音吉杜公瞻引五經異義曰竈姓蘇名吉利婦

姓王名字子郭衣黃衣司馬彪曰著赤衣狀如美人夜披髮從竈

中出知其名呼之可除凶惡

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

抱朴子曰但有惡心而無惡迹者奪算若惡事而損

於人者奪紀紀算之說其來遠矣初學記引河圖曰

河圖洛書共四十五篇非今所謂河洛也黃帝曰凡人生一日天帝賜算

三萬六千賜紀二十聖人得三萬六千七百二十凡

人得三萬六千一紀主一歲聖人加七百二十又云

孝順二親得算二千天司祿所表事賜算申功抱朴

子曰紀者三百日也段成式亦云算者三日也孫思邈亦云李

昌齡傳云紀之為說一云十二年此俗說一云三百日

算之為說一云百日段成式云一云一日謂人上壽百二

十依河圖之說算主百年紀主二十年合於上壽則

算為一日近之

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

抱朴子曰諸應奪算者有數百事不可具論玉鈴經
曰然求仙者當以忠孝友悌仁信爲本若行不脩而
但求元道無益也又云立功爲上除過次之

是道則進非道則退

薰蕕不同器邪正不並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
而聰荀子不揆於是非則有多歧之患不審於進退則
有羸角之凶易是以君子務以道爲折衷也

不履邪徑

野廬氏禁野之橫行徑踰者爲防姦也禮周君子之所

由有義路有禮門唯其行之卓卓故能履之坦坦若

大道甚夷而人偏好徑老子躬邪趨疾鄭康成語橫奔失路

楚一蹉足時終身莫贖矣

不欺暗室

室有屋漏天有旦明審爾動靜及爾出王明叶芒事

無幽而不顯行無隱而不彰是以顏回不改容於夜

浴蘧瑗不變節于宵行叶行劉夫唯瑩靈臺之方寸

自能止虛室之吉祥也莊子

積德累功

無憤憤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綿綿之事者無赫赫

之功大戴禮蓋德不積不崇功不累不廣積土成山風

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

聖心備矣荀子

慈心於物慈心即不忍之心
物兼人物而言

毛之在躬拔之則痛周書指之在臂齧之則啼莊子身且

如此物亦宜然本之為慈推之為恩施諸民則為仁

及於物則為愛皆心為之也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

和漢書仁者之壽考美意之延年荀子非其驗歟

忠孝友悌

臣之事君無逃於天地子之愛親不可解于心莊子兄

弟者其初一人之身也蘇洵語臣忠子孝兄友弟悌所

謂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雖然吾竊謂君子

之道四教孝為先天下之大戒二莊子安親為始孝經

緯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春秋傳曰子之能仕父

教之忠未有孝而不忠者也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

弟未有孝而不弟者也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

孝廉荀爽對策而當時人才特盛忠孝成俗非崇本之效

歟

正己化人

表曲則影邪源清則流潔其身不正而能化及天下者未之有也素書曰釋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順是故正己而物正大人之事也

矜孤恤寡

藐孤之意曾不知悲恤緯之心每懷無告是以君子之絜矩務在恤孤先王之啓監至于屬婦惟施恩于

不報其利溥哉知發政之必先為惠大矣

敬老懷幼

貴老謂其近于父也慈幼謂其近于子也禮舉斯心

而加諸彼乃謂推恩己不欲而勿施人方能行恕蓋
老安少懷之志天子非有餘匹夫非不足惟力行何
如耳

昆蟲草木猶不可傷

昆眾也古文作𧈧从
二虫蟲之總名也

帝舜使伯益掌草木鳥獸而命之曰汝作朕虞書蓋
以萬物為一體也草木有生而無知昆蟲有知而無

義本荀子而皆秉天地之大德而生是故蟲舍蚍蜉山

不槎蘖魯語聖王以之立政啓蟄不殺方長不折禮君

子以之律身

宜憫人之凶

惟狂未聞克念書遂入禽門法言怙惡莫有悛容二字見左

傳流為凶族二字見左傳第思饑年之多暴非天殊于降

才夜氣之牯亡是豈人之本性孟子是故作凶事為凶

人左傳常人之所畏也賢人之所惡也聖人之所悲也

樂人之善

君子已能亦樂人之能也已善亦樂人之善也大戴禮

龐士元拔十矢五猶足為歡孔文舉去短稱長尙堪

同調俱見本傳唯秉夷之良不異斯懿德之好無私鶴之

在陰自相鳴和詩蘭之同臭易豈有差池左傳宏長道

業其在斯乎

濟人之急救人之危

枯魚在肆仰升斗之無由莊子窮鳥入懷望彈丸而知

畏趙壹物猶如此人何以堪雖君子之固窮論語相調

為義唯善人之在患弗救不祥晉語昔人所云饑食而

寒衣

子墨

生死而月骨

左傳

非仁心為質者

漢書

曷能如此

哉

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

有虞之君使天下貢善其治天下見人有善若己有

善見人有過如己有過此有虞氏盛德也

皆見尸子

夫舜

之立心如此所以和五典而無違教賓四門而無凶

人亦思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而已

不彰人短

蓋失數美

左傳

人之恆情是故接物之道不貴其能察

貴其能容君子賢而能容罷音皮知而能容愚博而能

容淺粹而能容襍荀子唯有容而後知德之大也唯能

容而後知量之遠也

不銜已長銜說文作衙行而買也

人各有能物各有伎深則藏淺則露舒張買物劉達語

行而且買說文市人皆揮臂而弗顧史記乃知一得之不

足稱偏長之不足恃也吾聞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

德容貌若愚史記矧伎能非全才尤當宏此遠謨也

邊惡揚善易大有之辭邊猶匿也

火天之象無所不照大有之義無所不包君子法卦

象以察物而分善別惡人無遁情師卦義以容人而

遏匿褒揚人皆喻志公此順天休命之道也
說本

推多取少推吐雷反曲禮曰分毋求多雲笈七籤老君崇百藥曰推多取少是一藥

讓德之主也爭亂之端也魯國男兒尚知梨小孔安

邱博士豈識羊肥甄當由欲者不多是以取之忘少

本世知此者可以息爭可以興讓

受辱不怨老君崇百藥曰受辱不怨是一藥

以白造緇曰辱鄭氏儀禮注身本潔白而隨以汙辱呂覽宜

其怨矣雖然有義辱者有勢辱者犯分亂理辱由中
出謂之義辱詈侮摔搏辱自外至謂之勢辱荀義辱
為辱勢辱不足辱何怨之有夫唯不怨是以寡怨

受寵若驚

高位實疾顛

漢書同

厚味實腊毒

厚位喻重祿以上見周語

子家懷

思于魯人亦謀之公子懼選于秦天所贊也左傳蓋賢

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晉語雖危而无咎者其

三之乾乾乎以恐而致福者其初之號號乎

易

施恩不求報

曲禮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謂太上之世施而不思報其次謂三王之世施則望

報也老君崇百藥曰
施不望報是一藥

此太上之行也天地有覆載之恩父母有鞠育之恩
然物不答施于天地子不謝生于父母者三國志以天
地之量大父母之情深也太上具天地父母之心奪
之不以爲損予之不以爲益愛之不自以爲仁利之
不自以爲利所謂下知有之者也其次奪之知損予
之知益愛之爲仁利之爲義所謂親之譽之者也七經

小傳

與人不追悔

易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蓋爲益之大莫大于信爲
惠之大莫大于心注王弼益而有孚惠而以心何悔之
有唯不追悔是以無悔吉又何之矣

所謂善人

禹稱善人左傳爲無惡也

論語朱注

行惡見樂爲惡未熟至

其惡熟自見受苦行善見苦爲善未熟至其善熟自

見受樂

成實論

然則季氏之惡已熟

漢書五行志

其中必苦

國語東平之善最樂

後漢書

亦在乎熟也

孟子

人皆敬之

人無有不善善人者民之望也君子見而改容小人聞而革面敬人者人恆敬之盛德之所致也

天道佑之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郎顛引易云亦見太公金匱及說苑金人銘善人天

地之紀也左傳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繫辭

福祿隨之

福者天所錫也祿者人所受也好德錫福書令德受

祿詩天之道也

眾邪遠之遠于萬反

義厭伊業切不惠德勝不祥漢書鬼不神于有道老子妖不

作于守常左傳乃知庶疫剛瘳剛卯中文見兩漢書不在逐魁古魅

字之毅改音亥己而在制行之直方也毅改大剛卯也辟邪之印以玉

為之見說文

神靈衛之

神者聰明正直而一者也唯仁是福惟德是依皆見左傳

昔者三苗之亂天命殛之夏后受之天神降而輔之

司祿益食而民不饑司金益富而國家寶司命益年

而民不夭見隋巢子是其事也

所作必成

同心為善善必成同心為惡惡必成

何休公羊注

名將成

而物敗之者偽也有所欲而天必從者誠也至德之

貴何往不遂至德之榮何往不成

徐幹中論

神仙可冀

抱朴子曰覽諸道戒無不云欲求長生者必欲積善

立功慈心於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蟲樂人之吉愍人

之苦

苦疑當作凶謂凶事也

明人之急救人之窮手不傷生口

不勸禍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

自貴不自譽不疾妒勝己不嫉諂陰賊如此乃為有

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以上抱朴子文王陟

而在上詩歿為明神見賈誼傳黃帝合而不死史記去而上

仙莊子豈虛語哉

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

善

天數十二左傳言一千三百非其次三當為二字之誤

也抱朴子曰聞之先師云仙人或昇天或住地要于

俱長生玉鈴鈴疑作鈴曰人欲地仙當立三百善欲天仙

當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腹中行

一惡則盡失前善乃當復更起善數耳以上抱朴子真誥

甄命授曰積功滿千雖有過故得仙功滿三百而過

不足相補者子仙功滿二百者孫仙子無過又無功

德藉先人功德便得仙所謂先人餘慶其無志多過

者可得富貴仙不可冀也

苟或非義而動背理而行背音佩

自此至殺龜打蛇皆承上大小數百事而言此統言

之下乃析言之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磨礱

底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

而用弃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枚乘語然則何以

辨之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

來同上

以惡為能忍作殘害

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為忠以計多為功以聚斂

為良此中行氏之所以先亡也新序淮南子韓商之道其

用民也殘其養民也狹施之于亂世可以徼利事平

則受其禍矣馮班昔人譬之廓革者廓之大則大矣裂

之道也淮南子

陰賊良善

伯宗晉之善人而三郤害之郤宛楚之良也而無極

讒之陰賊之禍烈矣然長魚偽訟而郤氏尸朝進胙

興謗而費氏族滅俱見左傳天怨不旋日人怨不旋踵韓詩

外傳信哉

暗侮君親

萬石俯嘗君食固西漢之家風子通跪讀父書實東

吳之遺教顧悌唯敬誠之兼盡斯忠孝之無虧故戒以

勿欺本純臣之事見其不是陳忠肅語乃逆節之階名義

大防安得不于此謹之

慢其先生

先生者先醒也譬猶俱醉而獨先發也故世有先醒

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新書少年喜謗前輩新進每狎

老成此何異醉而新寐殊無足與言者乎鹽鐵論

叛其所事

牛馬維婁維繫馬婁繫牛委已者委飼已者而柔焉柔服也公羊傳而

况人乎納棄妻而論前婿之惡買僕虜而毀故主之

暴抱朴子斧鉞刀鋸之民周語猶知鄙夷而不屑之甯有

輕狡反覆負恩徼利如漢之呂奉先晉之劉牢之者

誑諸無識

矜不能而教不及長者之行也若朝三而暮四朝四

而暮三名實不虧而能御衆狙之喜怒豈所以籠羣

愚者哉莊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列子

善乎楞嚴經之語曰眩惑無識死後當墮無間矣

謗諸同學

君子之與人也面誦其短而退稱其長後漢書蓋責善

爲朋友之道故不厭箴規如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

親睦也

家語

况朋友之薄而已不得厚揚友之辱而已

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

戰國策

記曰君子絕交不出

惡聲交絕猶然况投分之友乎

虛誣詐偽

詩云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夫使

機械日生而姦偽並起上下相遁神奚自而降福乎

有起信險膚之族則高后崇降弗祥

盤庚

有壽張爲幻

之民則嗣王罔或克壽

無佚

是故有道之世人醇工龐

商樸女重淮南子上下皆有嘉德至治馨香感于神明

矣日知錄虛而為盈或承之羞誣善之人其辭必游魏

懲變詐垂為定律魏分漢律為詐偽律見晉書刑法志無載爾偽心勞

日拙

攻訐宗親

宗有遠近同此淵源親有親疎無非瓜葛二字出後漢志及獨

斷所當致其敬愛處以忠誠若因一事之乖片言之

忤遂翻然易志倏爾甘心甚者加之攻擊發彼陰私

以此施諸宗是自蹙其本也左傳施諸親是自翦其翼

也左傳捷則非功敗為有喪南史反義悖德莫大于是

剛強不仁

齒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策戰國天為剛德猶不中

時左傳強毅果敢而甚不仁知伯之所以滅其宗也晉語

昔人謂不仁之質勝則強猛為禍梯志人物信哉李昌

齡傳曰孔子以剛為近仁太上以剛為不仁言豈相

戾哉聖人所取之剛剛于理者也太上所戒之剛剛

于氣者也天錫此注即周子剛有善惡之說

很戾自用

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遂徑亡人好獨荀是以君子

不鏡于水而鏡于人鏡于水見面之容鏡于人則知

吉與凶墨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

以聾辨聲舍亂妄無爲矣荀羸角之羊窮于進退焚

巢之鳥終見號咷雖很何益哉

是非不當向背乖宜

懷迷罔之疾者行非以爲是視白以爲黑天地四方

無不倒錯列若猶是人也亦道其常而已好人所惡

而惡人所好則拂性適以取災厚其所薄而薄其所

厚則處家適以致亂是非向背之間可不審哉

虐下取功諂上希旨

君子之所當撫恤者下也所當匡正者上也以不教

殺人謂之虐以不善先人謂之諂荀子浚民膏以課最

豈是良臣揆主意以扶非抱朴子定非俊物一事增制

永爲故事之循一語聳聽養成在上之惡蠹國病民

誰之咎歟

受恩不感念怨不休

先軫未報秦施致羅狄難子常惟思舊怨遂覆荆尸

左傳蓋艾人必豐是為有禮艾報也周語舊惡不念惟在古

賢論語是故大德滅小怨左傳寬身之仁也禮小怨置大

德刑戮之民也禮

輕蔑天民天民出王制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左傳故職曰天

職爵曰天爵民曰天民秋官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

受之登于天府重之至矣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書天

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而弃天地之性

必不然矣左傳

擾亂國政

利不什不易業功不百不變更是以古之人君謀事

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

韓安國語

乃或求治太急

用人太驟

東坡語

以聰明亂其舊章愆忘易其成憲譬

烹鮮而撓之治絲而棼之害家凶國所傷實多陸象

先嘗謂天下本自無事但庸人擾之為煩耳

唐書本傳

賞及非義刑及無辜

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

則懼及善人不僭不濫成湯之所以獲天福也

左賞傳

無功謂之亂晏子罰無罪謂之酷素亂則舉枉錯直而

民不服枉錯直上酷則頗類放紛左傳而民無所措手足

殺人取財方言曰殺人而取其財曰憐力南反傾人取位

殺人取財心計之臣也傾人取位傾危之士也心計

之臣酷以濟其貪傾危之士奸以行其險此傳所云

以讒慝貪憐事君而多殺不辜怨讎已多其能免乎

誅降戮服

聖人不得已而用兵所以除草竊靖邊疆也當其助

虐侵陵罪當誅戮苟泥首歸誠宜推心置腹令反側

子自安後漢書

弄潢池之兵諒非民志烈崑岡之火亦

豈君心真西山語

古人云誅降者殃及三世又云禍莫大

於殺已降史記為將者思之

貶正排賢

人臣莫難于無妒而進賢

戰國策

是故進賢達能謂之

大夫大夫之為言大扶進人者也

白虎通

蔽公者謂之

昧隱良者謂之妒妒昧之人國家有之則為蕨孽

荀子

仁人見之屏諸四夷莊氏之酒酸抑有由也

韓非子宋之酷

酒者有莊氏其酒常美或使往酤其狗齧人使者不敢往于是莊氏之酒酸大夫臣而齧有道之士此亦

也猛狗東閭之行乞豈徒然哉說苑曰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

為如是曰吾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

陵孤逼寡

青鐙嫠婦有子未孩蓬室孀妻遺男始齷子列無中人

之恆產即天下之窮民帝王且欲施仁行路豈能無

惻夫因利而弱人之孤虐人之嫗崔子玉清河王誅云忠於嫗孀丁度

集韻嫗是之謂賤丈夫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王莽

棄法受賂

古文尚書呂刑曰五過之疵維貨維求馬融曰求請

賊也漢法盜律有受賊枉法之科漢律盜篇蕭何所撰梟至死

又賊吏子孫不得察舉唐睿宗太極元年制官典主

司枉法贓一匹已上並先決一百而改元及南郊赦

文大辟罪已下咸赦除之官典犯贓不在此限宋初

南郊大赦十惡故劫殺及官吏受贓者不原是知亂

政同位商后作其丕刑盤貪以敗官夏書訓之必殺

夏書曰昏墨賊殺貪以敗官為墨見左傳三代以來罔不由此道者日知錄

彼黷貨厲民之徒即不顧天理獨不畏國法耶

以直為曲以曲為直

直者刑所不加曲者法所不宥有如王子爭囚而州
犁上下伯輿坐獄而范宣左右對類賦遂使直如矢者
周內以深文曲如鉤者虧除於漏網卽絕請寄而馮
臆斷五聽已頗倘受獄貨而府辜功庶尤必報

入輕為重

廷尉者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

安所措其手足乎漢書是以古之人郵罰麗事呂刑決獄

折中韓詩外傳所以卽天倫也王制如生議而與之死比漢書

下刑而傅以上刑書輯小過成大辟加詆欺違明詔

薛宣傳 聖王不以怒加刑天罰不極其在是乎

見殺加怒

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古之聖王或下車而

泣之或徹樂以悲之誠不忍之至也乃成獄報囚輒

加嚴暴家語祥刑之意安在乎孔子曰用法一也思仁

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可不慎乎家語

知過不改知善不為

易繫辭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

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

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

耳凶

自罪引他

他湯何切

郤克與韓厥分謗高允為崔浩引罪古人直諒不以

生死易其辭夫犯禍對曹乃其自取不思痛心刻骨

反欲虛引他人以圖自免究之良奧之家

句本鄭氏禮注雖

遭毒手

二字見晉書

貫盈之罪終伏歐刀

句見後漢書

亦何益

之有耶

壅塞方術

墨子遊齊道逢日者中行在晉夢值巫皋會方士於

於旗亭褚先生問楚人於東市司馬季主皆能探抽冥蹟參

驗人區范蔚宗語若乃斥以卑汙比之賤簡日者列傳至使知

星宿者無望覆衣諺曰知星宿衣不覆索廷筭者幾為奪精音所

亦通人之蔽句本君山而盛德之累也宋忠賈誼前事可

鑒者矣

訕謗聖賢宋本作賢聖抱朴子作聖賢

仲任小子偏成問孔之篇論衡九卷孫况老師獨有賤儒

之論見非十子篇亦思非聖無法經有科條非聖無法見孝經漢律亦

有是條何休注公羊曰無尊些言讐蔽明傳垂大戒些毀

賢讐言譽惡見管子且朝士之毀何傷日月羣兒之謗空笑蚍

蜉昌黎詩祇見其不知量也古文多與祇通

侵陵道德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曰道德者得也道生萬物有得

獲有故名德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

之覆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下士聞道大笑

之此侵陵之所由至也抱朴子作傷殘道士義亦相

近戮鼓琴之于吉孫策謬誅捕屈膝之左慈曹瞞無

識蓋異術之士亦有不可誣者也

射飛逐走發蟄驚栖填穴覆巢傷胎破卵

宋齊邱化書曰禽獸蟲蟻之於人也何異有巢穴之
居有夫婦之配有父子之性有死生之情烏反哺爲
仁隼憫胎爲義蜂有君爲禮羊跪乳爲智雉不再接
爲信若夫焚其巢穴非仁也奪其親愛非義也以斯
爲享非禮也教民殘暴非智也使萬物懷疑非信也
夫羶鼻之慾不止殺害之機不已羽毛雖無言必狀
我爲貪狼之與封豕鱗介雖無知必名我爲長鯨之

與巨虺也胡爲自安焉得不恥吁直疑自古無君子
願人有失

願人有得未必得也願人有失未必失也而臧否分
矣今有燎者于此一人奉水將灌之一人操火將益
之功皆未至雖然吾嘉彼奉水之意而惡夫操火者
之心也墨子願人有失亦猶是耳

毀人成功老君說百病曰敗人成功是一病

陳湯斬郅支班超定西域厥功茂矣而匡衡一言卒
從吏議李邑盛毀遂去其妻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

人之美如此哉然史稱偉績高此兩人人笑李匡至
今齒冷毀人者安在耶

危人自安

勢有難全者則瀕人於危而弗顧非憎人也自安之
道在乎此也豈知天道好還危人適以自危越絕書
曰危人自安君子弗爲抱朴子曰背仁義之正途苟
危人以自安者凶人也

滅人自益

孔子言不祥有五損人而益己一不祥也

新盜愛其

室不愛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
故賊人以利其身墨子損人而益己乃盜賊之心也吾
聞釜鼓滿者人概之人滿者天概之管子可不懼哉
以惡易好

好讀爲和好之好數世之與國一朝而背之盟心之
密友轉眼而讐之非惑於利卽構於讒獨不思同好
而棄惡左傳福之基也與惡而弃好左傳禍之胎也迨乎
兵已交而莫解怨已積而難排後雖悔之不可食已

左傳

以私廢公

老君說百病日以私廢公是一病

倉頡之作書也自營者

營一作環謂之

私字背公者謂

之公公之相背也倉頡已知之矣

韓非子

是故君子

不以一己之私情妨天下之公理忘私者直也

漢書公爾

忘私滅私者德也

尚書以公滅私

害公者逆也廢公者慝也

詩毛

傳君子不以私廢公託公濟私者賊也

竊人之能蔽人之善

人有能而吾竊之可恥孰甚焉人有善而吾蔽之不

祥莫大焉且而不聞攘善者無續

范甯穀梁注續謂繼嗣

揚善

者有後乎班固贊以伯宗之賢而遇讒三郤攘輦者之

言也穀梁以張湯之酷而珥貂七葉揚兒寬之奏也漢書

形人之醜訐人之私李傳以醜為醜行

因戲而形容人之醜行戲而虐矣因爭而攻發人之

陰私爭而亂矣狀之逼真令人失笑能無折終身之

福乎揭之無遺令人掩耳能無啓殺身之禍乎

耗人貨財

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史記有耗之者也手編葉子金葉

子格戲始產盡于今朝太白詩黃金逐手快意巧笑於周后

市門資窮於夜合齊桓公事惟匪人之是比易豈之子之
無良治彼罷民應坐周官之嘉石方之碩鼠宜傳漢
室之爰書

離人骨肉

骨肉相愛讒賊間之而父子兄弟相傾也淮南子翬

謀桓魯隱危豎牛奔仲叔孫卒費忌納女楚建走伊

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

皆自小覆大繇疎陷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漢書

侵人所愛

禍不好不能為禍周語古人以不貪為寶左傳譬之烟雲

之過眼百鳥之感耳非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

東坡虞叔之劍桓魋之珠左傳玩之者豈非喪志求之者

適啓戎心

助人為非

佐讎者嘗佐鬪者傷周語故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

惡成人之惡是佐鬪也無乃傷乎且小人為不善未

必披猖惟有助之者則同惡相濟如市賈焉左傳幾于

無忌憚矣漢律名有功有意助人為非功意俱惡漢書

抽腸斃鼓顏氏家訓非不幸也

逞志作威

其爵彌高其志益下淮南子志安可逞威如之吉反身

之謂也易若依勢作威志乃逞矣語曰君子得時如

水小人得時如火說苑傲不可長禮其能久耶

辱人求勝

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老子况辱人以求之乎屈王孫

于胯下困張祿於廁中非愚則妄易不云乎無平不

陂無往不復吾見多陵人者皆不在矣石經左傳

敗人苗稼

水有曲壅

曲墜壅泉

王法所懲田卒汙萊詩人所歎蓋良

苗肥稼上可薦宗廟下以厚民生重之至也若種稻

而奪諸水

戰國策

牽牛以蹊人田

左傳

此何異草宅而禽

饗也

周書

犯禁受罰固其宜耳

破人婚姻

媒氏掌萬民之判冰人合二姓之歡雖兩喜何惜兩

譽

兩喜見莊子戰國策曰周地賤媒為其兩譽也譽音餘

然非耦必多喪耦

皆見

左傳所當慎之始也若夫初聘而強委禽

左傳

已歸而嗟

分鏡本事詩

非辱于強暴即奪於亂離更有絲蘿將結

一語而致參商伉儷方諧片辭而興雀角皆害倫虧

義不可之甚者也

苟富而驕

孝經曰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家敦而富志高而

揚戰國策

天奪之鑒

左傳

鬼瞰其室矣

漢書

史鮪言富而不

驕者鮮矣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左傳

富斯驕驕斯亂

亂斯亡

禮記

苟免無恥

成仁取義烈士之壯心寡廉鮮恥人臣之大戒三代
以來其風甚卓後世不知此義而文章之士多護李
陵智計之家或稱譙叟此說一行則國無守臣人無
植節反顏事讐行若狗彘而不知媿也何怪乎五代
之長樂老序平生以為榮滅廉恥而不顧者乎日知錄

認恩推過

恩非已出而妄伺之

何古文認見漢書

過實在我而強推之

任德不任怨已掠其名誰執其咎

鄭贊竊恐居德者居德

出德之涼也避怨者怨之府也

涼德怨府皆見左傳

嫁禍賣惡

共仲殺子般而歸獄于僕人

公羊傳

孟德行小斛而借

死於主者

曹瞞傳

古來機械變詐之事甚深而難測然

孟氏之賊曹氏之姦天下莫不聞者抗餽食槽之禍

慶父抗餽經而死

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可不畏哉

沽買虛譽

羊質虎皮觀草則悅見豺則戰

法言

魚質龍文遭水即

喜遇獾即悲

抱朴子

名實之辨也先輩謂好名與好利

者相去不遠蓋沽名亦以為利也然虛名一敗萬事

瓦裂其害有甚於謀利者故荀子謂盜名不如盜貨
包貯險心

書難壬人畏孔壬壬者象人懷妊之形說文包藏凶惡

之人也壬人之行潛姦隱智厚貌深情其藏之也如

含少伏弩雖明者不能然也然猶明也義見淮南其發之也則

入月貫胸雖強者無不斃也其術之工雖殺數十百

人而主名不立甚矣其險也

挫人所長護已所短

良相之愛才也一藝必庸小善卒錄君子之制行也

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夫誇已之長乃挫人長揚人之
短始護已短謂幽蘭不可佩服艾盈要蘇糞壤以充
幃眾芳蕪穢離騷賢士無名徒工謠詠不善是掩如見
肺肝卒亦何益之有哉

乘威迫脅

威者權也勢也權勢之所在爲福固易爲禍亦烈逐

君側之惡人志父豈能無罪

趙鞅事見公羊左傳鞅曰志父無罪

徒雒

都之黎庶太師莫怨然臍

董卓

至於武安請魏其之田

破石奪五百之婦

兩漢書

皆跋扈鴟張不義之甚者也

縱暴殺傷

殺人者死傷人者刑荀子古之道也乃有人頭羅刹殿

上蒼鷹任雕面惡少為爪牙五代史召名禍猾吏與從

事史記芟夷若草左傳又見庾信哀江南賦論報如屠漢書豈知天道

神明不可獨殺也嚴媪語師古曰言多殺人者已亦當死虞定安之家

門不增一口虞王温舒之滅族豈踰三冬漢法踰冬則赦戒

之戒之孟子

太上感應篇注卷上

譚瑩玉生覆校

太上感應篇注卷下

東吳 惠棟 撰

無故翦裁

聖人爲衣服適身體私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
愚民也今則不然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其爲衣
服不爲身體皆爲觀好單財勞力單與畢歸之于無
用皆見此賈誼所謂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
之無寒不可得矣

非禮烹宰

燕以四膳養以三牲禮之所在烹宰所不廢也至于

平居當遵約儉重卿魚殮趙盾終能免禍公羊大夫玉食

必害而家書况乎多列庶羞兼羅珍怪二字出公羊舍靈

龜而觀彘頤易弱之肉而強之食韓文鄭子公之指唯

堪染鼎左傳趙稚長之腹止用監廚後漢書揆之古人

故不殺之禮不已悖乎

左道中有屠牛為業者其人不食犬豕唯已宰太牢

血模糊懸肉格三字出周禮注莫敢誰何者此無他禁之之

法寬也案淮南子說山篇曰殺罷牛可以贖良馬之

死莫之爲也殺牛必亡之數以必亡贖不必死未能
行之者矣高誘注云牛者所以植穀者民之命是以
王法禁殺牛民犯禁殺之者誅故曰必亡之數然則
漢法殺牛與殺人同科也故其時人不敢犯今法輕
於漢而欲使植穀之牛不入屠伯之手烏可得哉李
叔則愛牛說曰肉牛者十之三革牛者十之三角牛
者十之四天下于是無全牛矣此論可謂痛切
散弃五穀

席閒之飯仲堪噉而無餘晉書盤中之餐公垂詠而彌

重李紳詩試看盤中蓋食乃民天貨惡弃地其有太

倉之粟屢見因陳畝首之糧或多遺滯豈知儉歲之

饑康四穀不升曰饑生于豐年之狼戾乎念及此幾

欲量腹而食數米而炊矣

勞擾衆生

君子之牧民也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間里不訟

于巷老幼不愁于庭府郵驛無夜行之吏鄉閭無夜

召之征犬不夜吠烏不夜鳴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

孝于親皆見陸嗚呼仁哉漢若小人之牧民也如寢

關曝纒不得須臾甯

淮南子

豈知水濁則無掉尾之魚

政苛則無逸樂之人故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

叶平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如拯溺鍾之以石救火投

之以薪

皆見鄧析子

破人之家取其財寶

真誥言郗回父

郗方回父監也

無辜戮人百口取其財寶殃

考深重怨主恆訟天曹早已申對回法應滅門但其

修德既重一身免脫子孫豈得全耶回當保其天年

但仙道之事去之遠已夫以郗道徽之賢一事不方

幅南史猶蒙冢訟為冢中人所訟出真誥况其下焉者乎

決水放火以害民居老君說百病曰水火敗傷是一病

水能反壤漢書火可燎原失則為災蹈之者死是以漢

魏人毀亡之律晉書刑法志帝王嚴決放之條若夫開積

水於萬仞烈猛火於積薪抱朴子非奸吏盜以營私即

仇家藉之洩忿漂民居之室其傷必多焚旅人之巢

為禍甚烈夫夫也雖投畀河伯南史謝超宗語焚諸平莊左傳

非過也

紊亂規模以敗人功損人器物以窮人用

君子不壞舊防禮大人必矜細行書東青齊之畝難

言物土之宜毀重邱之瓶未免閉門之詢左傳是知法

不易常怨不在大唯有禮者可以免

見他榮貴願他流貶見他富貴愿他破散

名位相軋者貨財相傾也獸惡其網民惡其上國語自

然之理雖然達而在位豈非稽古之榮桓榮賢而多財

漢書乃是善人之賞論語若曠貴不久漢書出自天公奸

富致殃史記何干卿事南唐書設虛願而幸人災虛愿出周

書及戰非愚則惑也

見他色美起心私之

貪色為淫淫為天罰左傳見色而悅謂之曰逆韓詩外傳慶

封易內負之斧鉞巫臣竊妻罪至族赤私于庚宗叔

孫不食皆見左傳淫于魯宮邪顏伏鑽公羊傳申池之禍賊

由閭職子貉之妹終喪羊舌左傳嗚呼今人宜鑒斯轍

天有六氣降生六疾左傳亂自女戎晉語女為陽物晦時

生蠱日入作慝天年喪志非鬼非食人生實難皆見左傳

受之以節易左傳清心窒慾附遠厚別禮逸則忘善愆

則有辟魯語送目冶容左傳授情國色晉獻事見晉語及公羊惟

厲之階詩惟家之索書索音色嫠有先夫左傳季誠弱息漢書

不以義交尚書大傳是為惑溺公卿宜淫兄弟爭室烝報

姘通上淫曰烝旁淫曰通淫親族之妻曰報與妻婢交曰姘見左傳及漢律罪大惡積

易生不若死公羊死有餘責漢書嗚呼上天戰國策天威咫尺

尺福仁禍淫左傳不爽杪忽遠則子孫近在目睫淫而

無罰左傳未聞其說

負他貨財願他身死

平時匱乏仰升斗之財則活是貸我以財者乃緩我以死者也惠孰大焉惡人而欲其死是惑也負人而

欲其死是賊也賊人者天必反賊之

干求不遂便生咒恨

先輩言自家猶不能自快自家如何他人卻能盡快
吾意交富人而與之稱貸交貴人而丐其竿牘恆人
之所賤也安能望其必遂欲不足而忿售謂之小人
不亦宜乎

見他失便便說他過

人偶失便或值於時或嗇於數未必皆其自取也若
不揆其素行而輒指其生平以爲是固應爾也豈不

悖哉且人卽有過得志則括囊失時則橫議亦有識者所深鄙也

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

戚施不可使仰籛籛不可使俛

晉語

天刑之也

莊子

天刑

之爲不幸人笑之爲不仁且踊楛而闕

踊上楛猶今之樓閣

蕭

同幾於作質

公羊

登樓而笑愛妾遂喪其元

史記

豈計之

得哉

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

人有才能卽未嘗識面猶當提拂而揚詡之况目驗

而心知者耶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
罪也名譽即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然則知柳下
之賢乏禰衡之薦誰之罪歟

埋蠱厭人

老君說百病曰蠱道厭人是一病

蠱者損壞之名淫溺惑亂之所生也左傳古訓為事易

有蠱卦謂壞極而有事也於文皿蟲為蠱左傳先儒謂

蟲食器皿巫行邪術損壞於人故亦謂之蠱禮記正義其

法以桐木人以針刺之狸之地以厭人人輒死漢書注

即周書所謂左道也周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鄭康成注王制曰左道若巫蠱及俗

禁漢時巫蠱之禍最烈故賊律有云漢仲敢蠱人及

教令者弃市延及後世蠱人之罪並編十惡俗通句本風

赦令所不宥法至重矣而其術不衰乃知少皞之亂

家為巫史楚語宋襄之霸鬼有淫昏左傳召之而至又何

尤焉小爾雅曰聖王在上分民神職司民司絕地天

通尚書此嘉祥所以日降蠱氣所以不作也

用藥殺樹

風詠甘棠雅歌行葦楚楚可憐之樹晉書濯濯易盡之

枝皆當廣以慈心全其生意况藁亡七日未必非神

戰國策 櫟大百圍偏能見夢也莊子 用藥者無斧斤而天

厥志不仁不斬伐而枯其毒太苦

恚怒師傅雲笈七籤老君曰怨恚師傅亦不祥

師無當於五服然左右就養有父道焉服勤至死有

君道焉故樂共子曰民生于三事之如一也漢重經

師其上章也必稱聞諸師曰以明所受戰國策曰談語而不稱師

是倍也荀子曰言而不稱師謂之倍教而不稱師謂之畔 于其死也則必自表師

喪奔官行服具兩故經義莫明於漢人材亦莫盛于

漢自經師亡而仲山之古訓不存詩古訓是式亦作詁訓見說文夫

子之雅言亦絕

雅正也康成注論語曰讀先聖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家君謂學者

不識字不能通經也

於是有施悖求悌而疾其師者矣有燕朋

燕辟而逆其師者矣

唐石經禮記義見鄭氏注

荀卿言倍師之人

明君不納諸朝士大夫不與之言蓋師道不立則經

義不明經義不明人材所以日下也

抵觸父兄

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焉曰而國有妖乎一虜曰晝

見星而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曰此非其大者吾

國之妖其大者子不聽父弟不聽兄此妖之大者

新序

夫驕子傲弟其教不先其率不謹史記輕簡父母賈誼新書

凌忽長者顏氏家訓小則兆門祚之衰大則貽風俗之患

雖欲不謂之妖而不得也

強取強求好侵好奪

市金可採取之傷廉白珩非寶求之有道侵欲崇侈

饕餮乃爾奪攘矯虔蚩尤殲旃窮途思返違道不遠

靜言自悼從我所好

虜掠致富

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攻剽椎埋掘冢鑄幣

意錢搏拚而田叔以之起桓發用以饒貨殖傳皆姦富

也雖然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左傳是故家有

不宜之財則傷戰國策掘藏之家其後必亡淮南子天殆

富淫人左傳此說誠荒唐也韓昌黎詩桃源之說誠荒唐

巧詐求遷

馬安巧宦而四至九卿漢書漢官儀翟醜詐懿而先據要

路孫懿也見范書贊倖進之端開純臣之節墮矣何以謹慎

為欺謾居右職何以禮義為便巧為尊官賈誼貢禹今人

之所喜者昔人之所歎也且也舐痔而結駟趙壹語本莊子

何辱如之遭睡而探珠莊子其危甚矣

賞罰不平

古者爵賞不踰德刑罰不過罪是以爲善者勸而不

善者沮苗唯其平也如賞所愛而罰所惡范睢語則不

平不平則怨怨則爭爭則勸懲不立而爵賞刑罰窮

矣禮

逸樂過節

益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故君子無逸作所書

良士好樂無荒詩乃逸乃諺周公所以泳歎也式號

式呼大雅所以流連也漢書且吾聞之狂者無憂淮南子

溺人必笑左傳逸樂未終而死亡繼之亦何以異於是

乎

苛虐其下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左傳下所以事上上所以使下也

鞭朴弛於家庭固為終吝僮僕取其遲鈍無可深求

苛虐者重為任苛而罰不勝虐遠其途苛而誅不至

虐夫力不足則偽智不足則欺皆見莊子鳥窮則啄獸窮

則齧人窮則詐韓詩外傳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不危

者也家語

恐嚇於他

失羣之雁故創未息虛弓可以下之策在患之人

在患出驚魂未定浮言可以動之書蓋百端恐怖強

者股弁二字出漢書弱者引決豈不痛哉按以周刑應在

造言之律周禮鄉稽之漢法當依恐獨之條漢盜律

見王子侯表及晉書刑法志

怨天尤人

人之受於天也有三命焉受命以保度受命謂遭命

以摘暴遭命謂行善而遇凶隨命以督行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見孝經援神契

及何休君子之於人也有三自反焉自反而仁矣自

反而有禮矣自反而忠矣三命皆天也三自反皆不

求諸人也故荀子曰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

怨人者窮怨天者無志

訶風罵雨老君說百病曰罵詈風雨是一病

天有風雨霜露無非教也禮觀風古文師雨師帝王之

所祀周禮好風好雨日月之所從鄭氏謂日從星不帝

天且弗違之而况于人乎咨祁寒而怨暑雨乃黔首

之無知訟風伯而詰兩師實文人之遊戲曹子建詰咎文假天

帝之命以詰風伯兩師有識者蹈之是獲罪於天也

鬪合爭訟持兵曰鬪眾鬪曰合私爭曰爭鳴於官曰訟

鬪而不勝集眾以要之傷必重爭而不已速訟以成

之室必殘案漢律鬪有保辜辜外以傷人論辜內以

殺人論本何休公羊注功意所必辨也手傷人為功使人行傷為

意見周官訟有明禁既入之以束矢又申之以鈞金

曲直所必分也功意辨而曲直分彼好鬪健訟之徒

亦何所措其手足乎

妄逐朋黨

東漢之末京師遊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陳留申屠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君至爲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於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羅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疑論周易泰之九二曰朋亡得尙於中行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孔子作小象皆以光大言之光大者

周而不比公爾忘私之謂也夫洪範九疇必嚴比德
周官八成用戒邦朋則朋黨之禁其來久矣迹哲士
之微言攷先聖之逸典乃知有黨必有讐左傳喪朋終
獲慶易非知幾達節之人大雅不羣之彥其孰能與
於此哉

用妻妾語違父母訓

髮子不笄

束髮受書之子

冠子不言

韓詩外傳

慈訓不易聞也袖

中之簡三歲可以出之

趙簡子之長子曰伯魯幼子曰無恤嘗書訓誡之辭于二

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

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為
賢古詩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
千里之書終身

可以誦之馬文淵千里遺書誠其兄
子見後漢書及王充論衡何愛敬之深篤

而勿逆勿怠也禮雖然妻子具而孝始衰矣荀子

讒言興而階之厲矣夫必先用其婦人今文乃敢侮

厥父母無於是一轉瞬而姑婦勃谿者有之莊不移

時而父子異部者有之三國志此其無行義之尤漢書所

謂維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維與我民彝大泯亂

者矣康誥

得新忘故

貴易交富易妻此人情之不美荀子非有道之宜言也

衣莫若新人莫若故晏子貴如光武猶思瀨下之賢富

若孝宜尙索微時之劍若乃公孫懷詐莫遇故人西京

襟記司馬褊心重憎老物晉書其與少原之婦悲悼亡簪

韓詩外傳晉國之臣興嗟弃席者淮南子不可同年而語明

矣

口是心非雲笈七籤曰道教五戒三者不得口是心非

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

器也如器物雖不言而有行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賴其言可

用口言善身行惡國之妖也治國者敬其實愛其器

任其用除其妖

荀子

貪冒於財欺罔其上

季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君子以爲忠諸葛武侯自表云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夫廉不過人臣之一節而左氏稱之爲忠孔明自謂無負誠以人臣之欺君誤國必自貪于貨賂始也臨下乃與盜跖爲伍陳情則以曾史自居偷兒獲廉名誠計之得矣豈知高后降之弗祥

般庚

民人生其怨詛其究也乃與國而同敗耶日知錄管子

曰家富而國貧為人臣者之大罪也

造作惡語讒毀平人

鳥之美羽句啄者鳥畏之魚之哆口垂腴者魚畏之

人之利口贍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韓詩外傳筆

端之文成是貝錦詩舌端之語猾以齒牙晉語遂使生

人名節墮地無餘如彼糾彈同之禁錮晉書武士鋒端

方之蔑矣范書贊

毀人稱直罵神稱正

直者不毀正者唯神吹毛索疵流聞不誼不可爲直

漢書投龜詬天中無敬心不可爲正左傳展禽有言犯人

道者不祥犯鬼道者有殃魯語毀人誣神其不祥莫大

焉天將殃之也左傳

弃順效逆背親向疏

二者之義備于石碻之諫莊公孔子之教曾子也碻

之言曰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

賤妨貴少陵長遠閒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

六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子之言曰不愛其親

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也

指天地以證鄙懷引神明而鑒猥事

古者天地不通民神異業楚語所以防戲豫而絕矯誣

也曰明曰旦奉而不違曰覲音蔑曰巫敬而不瀆蓋天

地至尊神明至正尊不親小事穀梁正不干僻邪鄭莊

公之誓黃泉能無後悔左傳中里徼之盟齊社莫挽前

愆墨子夫至天神不蠲其爲蠲音圭斯乃民庶莫盡其

氣受命之氣也見楚語九黎三苗非前轍乎

施與後悔老君說百病曰施人望報是一病與人追悔是一病

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是施固為報地也將欲取之

必姑與之逸周書是與乃為取計也往而不來贈而不

荅未有不悔其過而濫與者語曰其就義若熱則其

去義若渴莊子此之謂也

假借不還老君說百病曰借不念還是一病

泉府之法凡賒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泉府職

漢元以來有假借不廉之條著於襍律漢律襍篇見晉書刑法志

孝文三年河陽侯陳信坐不償人債過六月免功臣表

王符亦言永平時明帝諸侯負債輒有削黜之罰潛夫論

蓋漢尚廉恥故舉士曰孝廉舉吏曰廉平所以重廉

也重廉則必罰不廉且假而不返不特傷廉近於無

恥廉恥不立風俗日偷啓爭速訟爭財日訟猶其細也

分外營求

子臣弟友分內之事也富貴利達分外之事也君子

畢力於人倫故思不出位而行無越思左傳小人罔識

義命不能耕而欲黍梁不能織而喜采裳淮南子虧其

分內之事而營其分外之求豈知所性不存而所求無益乎

力上施設

此為守錢虜一輩言之

持心計權子錢治產積居俯拾仰取趣時若猛獸之發得利如烏鵲之爭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史記然而識者嫌其銅臭崔烈天下謂之膏肓王衍實士君子所羞稱也

淫慾過度

國風之好色也盈其欲不愆其止荀子蓋陽性純而能

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以穀伏蠱故能豐子孫

之祥致老壽之福

荀爽對策以穀伏蠱見晉語

若夫不節不時

左傳

失儀失度燕好每形於動靜

漢書

晦明常失于節宣

左傳

非尤物之移人即冶容之喪志且也茲心不爽

左傳壽

命不究於高年

杜欽語

其生不蕃

左傳

肌膚莫傳於來體

蔚宗贊謂無子嗣

思之能無動念言之可謂寒心此三戒之

所先十愆之必做也

心毒貌慈

面很不害心很敗國

晉語

酷虐用刑垂涕終無所活

曹瞞

置人死地柔懦不異平時盛章何中之惡而外之婉

乎乃知梟鴟不鳴要非祥也豺狼不噬要非仁也張文

潛有王者起屏諸遠方禮投諸四裔左可也

穢食餒人

盃多漬酒之蠅匹夫為之弗飲淮南子飯有涉筐之鼠

君子所以不嘗論衡昔人以食不潔為腸浹論衡誠憎之

也况以之餒人乎餒之言飼也玉篇如以莖豆飼馬牛

賤之甚矣此人之陰過天之大惡也論衡

左道惑眾

盧子幹注禮曰左道謂邪道地道尊右右為貴故漢

書云右賢左愚右貴左賤故正道為右不正道為左

禮記正義僻左之道以之事君則誅逸周書以之亂正則殺

王制若夫疑眾在四誅之條假於鬼神時曰筮以疑眾殺王制之所

不聽當眾則決亂民居八刑之次周官之所必糾司徒

鄉入刑糾萬民一日亂此皆不待天誅而自罹國法

者也

短尺狹度輕秤小升以偽襍真采取姦利

周官之法同其度量度丈尺壹其淳制淳與純同音

量斗斛準淳謂幅廣

制謂察其詐偽飾行債與賣慝者而誅罰之質人胥

法至重也賈而欲盈左傳物無中度禮人而近市左傳勢

必假真法言夫欲讐以此獲利則為姦利以此致富

則為姦富此商賈所不齒莊子乞人所不屑也

壓良為賤

因貧而作贅子見賈誼傳如淳曰淮南俗賣情已堪

憐從坐而入縣官見後鄭周禮注漢律法誠難追若

家本良奧二字出禮記注系屬衣冠兩漢書或乘機而攫取或

依勢而脅從視若人奴史記役同餓隸漢書豈不聞畧人

之法在漢律盜篇

定自漢朝見後漢紀和賣之條彰于魏世後漢

書盜律和賣人為奴婢者死

自昔稱嚴于今為烈雖旅之瑣瑣斯

其取災斯斯

恐震之蘇蘇僕將自喪也旅九三王彌謂次焚僕喪

而身危

謾驀愚人

謾欺也音莫官反驀音莫白反說文云上馬也龍龕手鑿云踰也

謾者詭而蒙之驀者陵而上之愚人胸無識故可謾

生無才故可驀雖然以有識謾無識以有才驀無才

是伎力皆害器矣劉書不仁孰甚焉

貪婪無厭婪亦貪也

近厥倉者不爲之多飯臨江河者不爲之多飲期滿

腹而已淮南咎莫大於欲得禍莫大於不知足老子谿

壑可盈而心不可饜晉語此何異周鼎之著饜饜食人

未咽而害及其身也呂覽

咒詛求直咒者咒來禍也詛者詛往愆也咒者口告詛則用牲古者司盟掌其事

蘇成遇暴辛之讒則出三物以自詛詩屈原遭子蘭

之謗則告五帝以折中楚詞枉結思申煩冤求理惟其

直也若乃言多僭嫚左傳事近矯誣國語詎可告彼司盟

禮周禮呵之楚璧天問中里之詞未半墨子卒隕其身左傳三苗

之信罔中無世在下刑呂蓋未直而求直適足握水官

之筆鳴三官之鼓耳北帝主六天宮二天宮立一官六天凡立為三官三官如今刑

名之職主諸考謫而消魔經云岱宗又有左火官右水官及女官亦名三官並主考罰今三茅君通掌之

並見真誥也

耆酒悖亂

古之人制酒醴幾萍氏立監史將以德維令儀辭不

腆稱須臾規初筵在剛斷過三爵不及亂今之人乃

酒荒儀不令德不將濡其首側我弁既忒忒復僊僊

扉有桷門有莠齊慶封鄭伯有就壑谷奔雍梁遷內

實殲朱方告爾士無崇飲百日醉三日醒酒既入舌

必出舌既出言必失失爾言弃爾身由歡伯由賢人

堯千鍾路百榼惟齊聖能溫克

酒人舌出語見管子歡伯見易林賢人見

晉書

骨肉忿爭

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

家室大凶

說苑

蟲有虺者一身兩口爭相齧遂相食因

自殺今之薄于骨肉者皆虺類也

韓非子

男不忠良女不柔順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每好矜誇常

行姤忌無行於妻子失禮於舅姑

男正乎外女正乎內夫和妻柔姑慈婦聽此天地之

大義制禮之善物也易左傳有如脫輶之輿不能正室

幾望平之月戒在征凶易或矜此婦人而宮中絕脰

或夫人不僕疾也而國外稽留公羊傳刑于之化無聞併

倨之風屢見遺禮義棄人倫其不同禽獸者無幾耳

漢書

輕嫚先靈

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

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是以祭則受福禮孝能錫

類詩若夫薦而矯誣立而跛踣類公索之亡牲家近

殷民之攘竊書豈惟鬼神不饗兼之孤疾天昏左傳皆

僭慢之所致也

違逆上命

惟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

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表記雖然逆命而利君謂之忠

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荀子稱詔書而不用漢律空留

挂壁之文崔實格上令而弗行遂有屯膏之事咈哉

方命之鯀至于用刑左傳蠢茲逆命之苗乃絕厥世書

作為無益

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作者創造之詞無益多矣不

可徧舉為事有所害故為無益書正義作淫巧以蕩上

心豈惟喪德拂百姓以從已欲書不獨傷財蓋作無

益未有不害有益也

懷挾外心

策名筮仕精白所以承休巾櫛事人靡他用以自矢

臣無畔質晉語婦內夫家漢書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左傳

行姦禮於鄰主至下臣何敢即安國語左傳學積聚於衛

人韓非子婦豈容私貨禮禮有放臣詩稱棄婦良有

以也

自咒咒他

指九天以為正悵望靈脩出三物以明心咨嗟維暴

騷人顛頷而何傷小雅怨誹而不亂也若遇人不淑

涕泗滂沱覲閔既多寤言標辟冀余身之有悔公願

及女而偕亡書祇加懟耳史記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

也其謂是乎

偏憎偏愛 李傳注後妻

其母惡者其子釋 釋音籜與惡韻 其母好者其子抱 韓非子 丈

夫之愛憎生自婦人也豈無芒茆之妻情親假子珠

崖之義哀感傍人 列女傳 亦各其志耳 漢書 然而佩申生

之玦已見集枯 晉語 牽孺子之牛 齊景何妨折齒左傳 是則

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越井越竈 雲笈七籤禡戒忌曰忽跂井今古大忌又云婦人勿跂竈坐大忌

吹簫之女載於白澤之圖 白澤圖曰井神為吹簫女白澤圖黃帝時書段成

式據太真科經云井鬼名瓊 老婦之盆出於淹中之記 古禮出於淹中 故

耿恭再拜而井水飛揚後漢書陰氏晨炊而竈神形見

上禮神明之也越之者有短垣而自踰之國語如陳侯

之忘大德鄭國井湮左傳豈智伯之甚不仁晉陽沈竈

晉語赤眉無道宜折筮以笞之赤眉溺社稷汗井竈童子何知當

執戈而逐之也士句曰塞井夷竈文子執戈逐之曰童子何知也

跳食跳人

惟食八政之首惟人萬物之靈書故春秋必記有年

君子不誣十室鄭氏禮注重之故也若夫暴殄為心狎侮

自用既蹴爾於一簞復屈人於兩胯呼首山之庚癸

左傳安知稼穡之維艱見兄弟之顛連西銘豈識一夫之

予勝若小人也足與治乎漢書

損子墮胎

人道下生通於易氣易氣從下生故畫卦誕彌值宿

應於天文抱朴子曰命之脩短實由在母不憂晉肇

始揆於皇覽離騷先生如牽俗作懼弗子于庚辰父不愛子

謂之不子天地父母之心其理同其情一也孩蟲有

禁孟春猶重其文月令剗剔用刑書君子諱傷其類家語

矧自殘其骨肉乎後漢書豈生有咎徵而必弃諸堤下

或合而非禮以致委諸夢中左傳不然何用心逆人道

也漢書

多行隱僻今本作行多

為不善於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于幽閒

之中者鬼得而誅之莊子故不由明坦之途者謂之宵

人郭象注宵人之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莊子隱僻乃其

性也以隱僻為性則不義以隱僻為行則無禮多行

不義必自斃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左傳

晦臘歌舞朔旦號怒

杜預左傳注曰晦月終陰之盡故以為忌雲笈七籤

曰臘日宜修齋祭祀先祖金書仙誌戒曰勿以月朔

日怒恚禁忌篇曰旦起勿嗔恚旦下牀勿叱呼勿惡

言皆見雲笈七籤夫喜怒以類者鮮矣易者實多左傳晦臘為

終朔且為始吉人由之視履君子於是履端王志長豈

溢喜溢怒之時乎狂者非不歌也淮南子醉者非不怒

也魯語然而死亡疾病隨之矣哀樂失時者殃咎安得

而不至耶左傳

對北涕唾及溺反對竈吟詠及哭

雲笈七籤禁忌篇曰凡人不可北向唾北向尿又青
律戒曰不得北向便溺觸忤玉晨老君曰向竈罵詈
三不祥禁忌篇曰勿舉足向火對竈罵勿咨嗟呼奈
何聲此名請禍特忌之

又以竈火燒香穢柴作食

以夫遂取火於日

周禮蕭炳用升

禮

導一莖六穗于庖

封禪書

吉蠲

音圭為饗

詩

故火禁掌于司烜

周禮

薪蒸守諸

虞人

左傳

古人之所慎也臭陽達于牆屋

禮

豈容穢德

腥聞

書

玉食薦於君王尙惡勞薪作爨

晉書

大則鬼神

弗饗小則賓客不歡皆不敬之所致也

夜起裸露

雲笈七籤說戒篇曰天尊十戒第八戒不得裸露三

光當終身奉持老君曰夜起裸形一不祥古人處必

掩身禮臥必拱手南史故武王帶之銘曰火滅脩容慎

戒必恭恭則壽大戴禮露而觸三光則不恭裸而冒風

露則不壽可于向晦宴息而忽之乎

八節行刑雲笈七籤曰八節曰立春春分
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

真誥協昌期曰八節之日當齋盛謀諸善事以營於

道之方也慎不可以其日忿爭喜怒及行威刑皆天
人大忌為重罪也雲笈七籤曰凡八節之日是上天
八會大慶之日也金書仙誌戒曰勿以八節日行威
刑蓋時順之法後漢書王者所遵賊莽春夏斬人亡新
由是忽焉王莽傳建安寬緩詔絕後漢立春下寬大詔書罪非殊死一切勿
案建安二十二年二月立春漢室由是衰焉若刑不
寬緩書不行見獻帝起居注須時是謂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必有天殃
者也

唾流星指虹蜺蜺音齧

天事恆象

國語左傳

失度為飛流

張晏曰飛星流星也孟康曰飛絕迹而去也流

光亦相連

二氣為虹蜺

淮南子曰天二氣則成虹

敬天之渝無敢馳驅

詩

况敢唾而指之乎追誦蝮螫之章以為太息

輒指三光久視日月

雲笈七籤養生延命錄曰凡小兒不用令指月兩耳

後生瘡名月食瘡又曰勿怒目久視日月使目睛失

明天有三辰地有五行日合于天統月合于地統斗

合于人統重星合之于五行

三統

故王者父天母地

兄日姊月

孝經

類于上帝宜于社

禮

禋于六宗

書精

意以享周語敬之至也不敬三光是不敬天地也河圖

帝視萌曰帝視萌河圖篇名侮天地者凶可不懼乎

春月燎獵

爾雅宵田為燎郭氏謂夜獵載鑪照也蔡邕月令章

句曰獵者捷取之名也昆蟲未蟄王制有火田之禁

禮弋不射宿聖人垂愛物之心蒐不以時曰傷天和

田不以禮曰暴天物禮燎獵畢弋管子所謂無道之

君也四稱篇甯於物也而可忽諸

對北惡罵

雲笈七籤禁忌篇曰凡人勿北向唾罵犯魁岡神金
書仙誌戒曰勿向北唾罵犯破毀王破謂歲下辰也
王謂王炁之所在也

無故殺龜打蛇打音頂擊也

雲笈七籤禁忌篇曰人凡一切翽飛蠢動不可故殺

傷損至於龜蛇異於他族殺有靈者或陰精害人深

當慎之之二蟲者居於宰路淵名龜所居見莊子出自泉宮左傳

南龜却而東龜前周禮內蛇鬪而外蛇死左傳皆能通元

王而見夢龜策列傳負涸澤而為神韓非子倘屬異十朋易爾

疋橫遭剗剗莊子史記類非歧首輒見椎埋列女傳豈仁人

君子之用心乎孔瑜之功章於鑄印會稽先賢傳隋侯之

德報在銜珠搜神記竊謂作不善者反是五事書其

如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算盡則死亦曰昔

春秋緯佐助期曰司命神名滅黨長八尺小鼻望羊

多髭癯瘦通於命運期度後漢書張衡傳注風俗通曰今民

閒祀司命刻木長尺二寸為人像行者擔篋中居則

作小屋汝南餘郡亦多有皆祠以腊率以春秋之月

曲禮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鄭氏曰死之言漸也事

卒爲終消盡爲漸言算與形骸俱盡也

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

易文言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虞仲翔據納甲卦氣之說而申之曰坤積不善以乾通坤極姤生巽爲餘殃陽極姤生履霜堅冰猖蹙而活先人餘烈貞良而亡先人餘殃說苑天之道也抱朴子據道戒曰若乃憎善好殺口是心非背向異辭反戾直正虐害其下欺罔其上叛其所事受恩不感弄法受賂縱曲枉直廢公爲私刑加無辜破人之家收人之寶害人之

身取人之位侵剋賢者誅戮降伏謗訕聖賢傷殘道
士彈射飛鳥刳胎破卵春夏燎獵詈罵神靈教人爲
惡蔽人之善危人自安佻人自功壞人佳事奪人所
愛離人骨肉辱人求勝取人長錢還人短陌決放水
火以術害人迫脇尪弱以惡易好強取強求擄掠致
害不公不平淫佚傾斜凌孤暴寡拾遺取施欺僞誑
詐好說人私持人短長牽天援地咒詛求直假借不
還換貸不償求欲無已憎拒忠信不順上命不敬所
師笑人作善敗人苗稼損人器物以窮人困當作以

不清潔飲飼他人輕秤小斗狹幅短度以偽襍真採
取姦利誘人取物越井跨竈晦歌朔哭凡有一事輒
是一罪隨事輕重司命奪其算紀算盡則死但有惡
心而無惡迹者奪算若惡事而損於人者奪紀若算
紀未盡而自死者皆殃及子孫也

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至死喪
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
當妄取之直

抱朴子據道戒曰諸橫奪人財物者或計其妻子家

口當填之以致死喪但不卽至耳其惡行若不足以
殺其家人者久久終遭水火劫盜及遺失器物或遇
縣官疾病自營醫藥烹牲祭祀所用之費要當令足
以盡其取之者也

又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

孟子所謂一閒公羊所謂推刃也

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饑鳩酒止渴非不暫飽死
亦及之

抱朴子據道戒曰道家言枉殺人者是以兵刃而更

相殺其取非義之財不避怨恨譬若以漏脯救饑鳩
酒解渴非不斃飽而死亦及之又良規篇曰無異乎
渴者之資口于雲日之酒饑者之取飽乎鬱肉漏脯
也雲日卽暈日鳩鳥也

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爲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
雖未爲而凶神已隨之

老君曰無謂幽冥天知人情無謂闇昧神見人形心
言小語鬼聞人聲犯禁滿千地收人形

養性延命錄

曾子

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

未至福其遠矣

徐幹中論

關尹子曰心蔽吉凶者靈鬼攝

之心蔽男女者淫鬼攝之心蔽幽憂者沈鬼攝之心蔽放逸者狂鬼攝之心蔽盟詛者異鬼攝之心蔽藥餌者物鬼攝之彼以其精此以其精兩精相搏則神應之久之或死木或死金或死繩或死井蓋神體物而不遺心隨感而輒動吉凶善惡之間可不慎哉

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久久必

獲吉慶所謂轉禍爲福也

轉禍爲福戰國策文

抱朴子據道戒曰及其有曾行諸惡事後自改悔者

若曾枉殺人則當思救濟應死之人以解之若妄取
人財物則當思施與貧乏之人以解之太平廣記九十
六卷引西陽襍俎曰釋道欽住陁山有問道者率爾
而對皆造宗極劉忠州晏當乞心偈令執爐而聽再
三稱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晏曰此三尺童子皆知之
欽曰三尺童子皆知之百歲老人行不得至今以爲
名理夫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
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害無禍
害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

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之謂福而福本於有禍韓非子

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此之謂也

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
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天必降之禍胡不勉
而行之

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書視

言動皆是也善無近福抱朴子故以三年爲斷惡不言

三年者凶人不終禍之至也何日之有皆見左傳未復言

此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

太上感應篇注卷下

譚瑩玉生覆校

右太上感應編註二卷 國朝惠棟撰案梁阮孝緒作
七錄以二氏之書別錄於末劉昫舊唐書惟錄諸家之
書爲二氏作者而不錄二氏之書例綦嚴矣故太上感
應編見於道藏而僅著錄於宋史藝文志其他講目錄
之學者蓋闕如也然流佈獨廣幾於家有其書樂善者
復刷印以分貽朋好而磊落英多之士類束置高閣以
爲不足觀則以註者之文未甚雅馴也先生以 昭代
儒宗高才碩學顧於研經證史之暇特註是書淳古淵
懿且間作儷體文令閱者如讀古書不忍釋手湯敦甫

協揆文集稱其最爲典雅洵不誣已夫因果之說迂儒
每不屑道然惠迪從逆等語經訓屢言之矣殊途同歸
理無二致江鄭堂漢學師承記稱是書本二卷亦經好
事者刊行然吳君熙載所刊包慎伯書後者實一卷則
刊行者殆不一其人矣仍釐爲二卷重付剞劂俾益廣
爲流佈壁壘斬新晨夕展對身體而力行之夫亦庶幾
寡過矣世有博古通今之士日空一切者當不敢以其
近而忽之也註之爲功大矣咸豐乙卯人日令節南海

伍崇曜謹跋